

沼泽

陈灿富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沼 泽

陈灿富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沼泽/陈灿富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 8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方阵丛书/陈永林,雪弟,吕啸天主编)

ISBN 978-7-5493-0368-7

I. ①沼... II. ①陈... III. ①小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466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508502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0368-7
定 价	24.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1-2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他们在崛起

(代序)

在全国乃至世界华文小小说领域,广东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在小小说理论研究上,广东是全国最重要的小小说理论批评阵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小小说刚刚兴盛时,刘海涛就出版了多本小小说理论著作。进入21世纪后,姚朝文、李利君、雪弟亦出版了小小说理论、批评专著。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刘海涛、李利君等人的努力,广东已成为领跑全国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强省之一。

其次,广东是整体创作实力强劲的几个省份之一。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韩英、申平、牧毫、林荣芝、朱耀华、邓石岭等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近几年来,在广东作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作品》的大力推动下,广东小小说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夏阳、许锋、彤子、陈凤群、阿社、肖建国、苏三皮、闫玲月、金帆、陈树茂等一批基础扎实、个性鲜明的作家正以狂风扫落叶般的力量在全国迅速崛起。

当然,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亦是这股力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员。

其实,把何百源放在这股力量里,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何百源199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就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作家。他目前已发表小小说数百篇,出版小小说集3部。其中小小说《活着

不能没有爱》、《爱情需要藉口》被编进英文版《中国小小说选集》。《活着不能没有爱》还被编进了美国《百年经典·精品小小说》。应该说,他是一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但考虑到他近几年又爆发出了活力,因此就权且归入到这股力量中吧。

吕啸天从1992年开始写作,已出版八部文学专著。有数十篇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转载。其中,《刀客王七》和《一根鱼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吕啸天热衷于从历史中发现写作素材,然后把它放在当下的视野和格局下,重新编织故事。这种历史与现实互为观照的创作方法值得重视。

海华原名崔国华,2006年底开始小小说写作,现已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和《百花园》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有数十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期刊转载。就海华发表的百余篇小小说来看,其创作素材比较多样化,既有市井百态的展示,亦有机关生活的描绘。但穿过这百余篇小小说的表层,我发现了海华创作的奥秘所在,这就是:显明或隐秘的机关叙事。在这里,“机关叙事”不单单是指作品内容上对机关生活的描绘,它还包括对机关秩序和机关伦理较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李济超从1983年开始不断有小小说见诸报刊,前些年《汕尾日报》副刊还开设过其个人小小说专栏,并出版过《李济超小小说选》和《尴尬世事》。李济超的小小说以幽默、讽刺见长。如他的《乖鱼》借由“由谁试吃乖鱼(河豚)”这一情节批判了一些基层官员溜须拍马和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并以别样的笔调,写出了一场乞丐的悲喜剧。

大海是一个创作自觉性很强的作家。他一直游离于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创作之间,此前发表东西较多,写作经验颇为成熟老到。故在小小说创作上,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多集中进行系列小小说的写作。2009年出版的《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是他的社会类小小说选集,这次将要出版的《求你揍我一顿吧》则是他的情感类小小说选集。其中的《鱼头茄子煲》以美食为链条,为我们串起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爱情故事。它警示世人,既要学会品尝美食,更要学会体味爱情,因

为这道美食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啊。大海的小小说构思精巧,主题深厚,给人颇多启示。

陈灿富以前是写传奇文学的,出版过《靛玉麟传奇》、《天地苍凉》等7部作品。近年来主攻小小说创作,尽管发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他的创作充满了力量。如《沼泽》以真实的沼泽地来隐喻人们的贫苦和生活中的不公,主题厚重,动人心弦;《一盆兰花》借物喻人,把不同人物身上的丑恶与高洁,真诚与伪饰映射得一清二楚。

吴小军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小小说创作,现已有数十篇作品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纸杂志发表。吴小军的小小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并由此展开构思和想象。其大多数作品主题开掘较深,叙述也极为流畅。相信在近两三年内会有大的进步。

朱文彬,原是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教育部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选刊》、《故事家·微型经典故事》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30多万字。朱文彬的小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于简短的故事中去表现由血泪构成的现实人生,往往令人震撼。

郑燕涛热爱书法、绘画、篆刻和写作,编辑过历史文化丛书《水城揭阳》、《金凤揭东》等。郑燕涛的小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写的,如《嫁给父亲》,多写的荡气回肠;一类是虚写的,如《抢劫》,多是荒诞幽默。倘若再加强一下语言的表现力,郑燕涛在写作上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他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全国迅速崛起。

愿他们有更大的收获。

是为序。

——雪弟,第四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广东小小说作家联谊会会长。

目 录

他们在崛起(代序)/雪弟	(1)
--------------------	-----

■ 上 辑 故 乡 史 记

白纸船	(2)
半折兄弟	(4)
冬日烛	(6)
飞跃的火焰	(8)
福气	(10)
干爹爸爸	(12)
好官阿轩	(15)
荷花仙子	(17)
花旦	(19)
混浊	(21)
家羞	(23)
金石头银石头	(25)
莲鹤方壶	(27)
良心	(29)
马夫	(31)
满天白云	(33)
仙人掌	(35)
心殇	(37)

新娘	(39)
星光稀疏	(41)
压寨夫人	(43)
叶子纷扬	(45)
一根绳索	(47)
英嫂	(49)
桃源村	(51)
伤疤	(53)
喜出望外	(55)
日出狮子峰	(57)

■ 下 辑 檐 下 纪 事

茶香	(61)
别死在陷阱里	(63)
姹紫嫣红	(65)
工棚	(67)
等着你验 DNA	(69)
狗头铡	(71)
记仇	(73)
技高一筹	(75)
脚印杂乱	(77)
戒烟	(79)
金碧辉煌	(81)
君子之交	(83)
离婚	(85)
两人到底谁更像贼	(87)
三人成虎	(89)
试穿新皮鞋	(91)
一竿挑下吊灯来	(93)
树上鸟语	(95)

一盆兰花	(98)
一声叹息	(100)
雨水淅沥	(102)
沼泽	(104)
县长牧牛	(106)
洗发屋	(108)
与小鸟一块歌唱	(110)
可能是条大鱼	(112)
斧头记	(114)
梅花源	(116)
热爱(代后记)	(118)

上辑 故乡史记

白纸船

上世纪二十年代，邑县，近海村子良边洞。村有年轻人阿陇。阿陇孤儿，为人勤快。村里叫阿静的女孩子说阿陇可靠，跟他不用挨苦，便不理睬家人反对，与阿陇相爱。此时日子苦难，传闻南洋遍地黄金，众人心里发痒，千里迢迢，漂泊他乡。有天，要让阿静过好日子的阿陇，态度义不容辞：“阿静，我要闯南洋去了！”

阿静不可能阻止阿陇。清晨，她流着泪，将折好的一把白纸船捧给走向木船的阿陇：“阿陇哥，我等着你回乡成亲！你到了南洋，记得把白纸船放在海面……”阿陇一抵南洋，就把折好的白纸船捧放在海面，希望漂流大海的白纸船，能给阿静捎回自己平安的消息。而与阿陇同船过渡到了南洋的阿方，现实却使他绝望了。泄气的阿方干了半个月，就做起小偷小摸的活儿。阿陇劝告阿方走正道，阿方听不进半句。两年前一天，阿陇下班归途中，一辆马车飞快驶来，恰巧有个小孩横过马路。阿陇见情势危急，跑上前将小孩推开。小孩平安无事，阿陇却被撞伤失忆了。阿方趁有机可乘，骗取了阿陇的所有钱物，逃之夭夭。阿陇虽然记不起从前的事了，但心坎深处始终浮动着一把白纸船。他拼命干活，以减轻内心的苦痛。偶有空闲，他折叠了一大堆白纸船，一股脑送进了大海。

阿陇干活不懂得偷懒。有天，他正在收割橡胶，一棵橡胶树断折下来，刚好砸在他的头上。瞬间，遗失在阿陇脑海的往事涌入了。恢复了记忆的阿陇，别无选择地对庄园主说：“我要回乡与阿静成亲。”……

五年了，阿陇才首次重新回到家乡。冷风凛冽，阿陇刚踏上码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此时，土匪依然猖獗，每一个村人不得不小心提防。阿陇走进村子，头一个看见的人是吊儿郎当的阿方。阿陇大喝一声：“你还敢说你是我的兄弟吗？”阿方皮笑肉不笑说：“我……我对不起你……”阿陇豁达大度地说：“过

去就算了！你现在替我筹办与阿静的婚事去。”不料，阿方不待阿陇话落，犹如兔子窜走了。阿陇并不知晓，在阿陇赶赴南洋之后，阿静几乎每天折叠一只白纸船，放进离村前不远的海边，同样让白纸船随水漂流。她盼望阿陇早日归来。有次，她在海边码头，看见了阿方。她急急地向阿方打听阿陇的下落。阿方胡扯说阿陇死了。阿静一下子昏倒在地。

很长的日子里，阿静疯疯癫癫，不分日夜地折叠白纸船。土匪又进村抢掠来了，村人四散逃奔，独自留在堆满白纸船房子的阿静走不脱，被大土匪强掳进山，要她当压寨夫人。阿静不从，大土匪强行把阿静践踏。那一刻，阿静心死了。十月怀胎，阿静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大土匪抱着儿子，兴奋莫名：“老子的位置，你将来坐定了！”阿静不理睬大土匪的言行，她依然如故折叠白纸船，然后拿到泉水边，任由水流将白纸船冲向下游。她心里说：“白纸船流到哪儿，哪儿就是它的家吧！”

山风嗖嗖。阿陇冒着丢掉脑袋的危险，潜进深山来了。他无论如何要找到阿静。阿静仍旧在折叠白纸船。她对大土匪说过，留一个小山洞给她，让她折叠白纸船。大土匪确实爱上了阿静，对她有求必应。

在昏暗的油灯下，阿静哄弄孩子睡觉后，灵巧地折叠白纸船。忽然，一个熟悉的人影闪了进来。阿静恍恍惚惚以为在梦里面，真切地说：“阿陇哥哥，你从南洋回来了吗？我们应该成亲了。”阿陇也走进阿静的梦里头了，动情地说：“阿静哟，对不起了，让你受尽了太多的苦。走吧，我们回家去。你对我说过，你等着我回来与你成亲呵！”说罢，他紧紧地拥抱着阿静。来了一阵风，将满山洞白纸船吹得飞舞。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阿静醒悟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死死盯住阿陇的脸：“真个是阿陇哥哥呢……好呵，我的阿陇哥是好人，好人会平安……”

阿陇看着飞舞的白纸船，说：“阿静，你折叠了这么多白纸船期待我回来，我必须平安归来呢！”

山林远处，传来了野狼的嗥叫。阿陇与阿静都落下了惨痛的泪水。油灯下的孩子蹬动小腿，呵呵的不知是笑还是哭？阿静慢慢挣脱了阿陇的怀抱，弯腰抱起孩子，深深地亲吻了几口，说：“阿陇哥，孩子虽说是大土匪的儿子，但也是我阿静的亲骨肉！你替我将他抚育成人，教导他长大后做一个好人！”

阿静把孩子往阿陇手上一塞，转身一头向洞口坚硬的岩石撞去……

半折兄弟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邑城小圩有兄弟两人，兄阿跖，性情憨厚；弟阿佃，性格精明。自小父母双亡，相依为命。感情有时候很微妙，兄弟俩同时爱上小圩女子阿榆。但兄弟俩捉摸不透阿榆心里想什么。

过了一段日子，阿跖与阿佃兄弟俩一块向阿榆辞行。他们说到南洋打工，两三个年头回来。如果阿榆愿意等候，那时候再让她在兄弟俩之间选择。阿榆流着泪将兄弟俩送到码头，直至木船消失在海平面。

兄弟俩漂泊异乡，拼命干活，希望有天赚取大钱回乡。夜晚，阿跖仰望星空，牵挂故乡。阿佃的心思，更多的放在阿榆身上。他想对哥哥提出，要哥哥放弃阿榆。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三年之后，阿佃提着藤条箱，风风光光返回小圩了。码头，阿佃与阿榆见了面，他悲痛地说：“哥哥准备与我一同回乡，但有天干活回来途经一处山坡，因大雨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淹没了哥哥……”阿榆放声大哭。她点燃几支香烛，面对南洋的方向磕头。阿佃扶起阿榆，说：“阿榆，别太难过，哥哥不在了，还有我呢！”阿榆抹了一把脸，泣不成声：“我……我始终觉得对不起阿跖哥……”阿佃的脸色难看：“你……为何这样说？”阿榆并不隐瞒：“其实……我已经有了选择……”阿佃急急打断阿榆的话：“你……你选择了谁？！”阿榆脸颊溢满害羞，说：“你紧张什么呢，我选择的人……就是你……”阿佃放下了心头大石，可他的脸上又掠过了一缕苦涩。

两天后，阿佃找了一家酒楼与阿榆举办婚礼。一阵阵枪声传来。土匪下山抢掠来了，几个端着长枪的小土匪扑进酒楼，阿佃惊惶失措，将阿榆往小土匪方向推去，顾自抱紧脑袋滚进桌底。小土匪淫秽地向阿榆逼近。阿榆泪水涟涟，她绝对想不到，紧急关头阿佃竟把她推作了挡箭牌。说时迟，那时快，一条人影飘了进来，一张木凳子盖头盖脑劈去。小土匪头破血流，那人拉起阿榆往酒楼

后门奔跑。三拐两转，跑入一户人家。阿榆惊魂稍定，抬头看了对方一眼，一下子脱口而出：“阿跖……你……你没死?!”阿跖摇了摇头，凄凉地说：“都过去了。可惜，你……你做了阿佃的新娘……”

阿榆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哆嗦，她记起躲藏在桌底下的阿佃，泪水控制不住了。

原来，阿跖与弟弟阿佃在南洋选定了回乡的日期。阿佃却有了另一个打算。他爱阿榆，可她只能在他们兄弟俩之间选择其一。他并不知道，哥哥阿跖早已想通了，今次返回乡下后，计划对阿榆挑明白，他会说弟弟阿佃比他聪明，阿榆与弟弟更加般配，她嫁给阿佃有幸福。不料，阿佃为了得到阿榆，已经对阿跖萌发了杀机。就在踏上乡途的前一个晚上，阿佃相约哥哥到酒楼喝酒。他假惺惺劝酒，不胜酒力的阿跖醉倒了。阿佃搀扶阿跖回家，途经小河石板桥，阿佃故意一甩，将阿跖撞跌河里。不会水的阿跖，在水面扑腾。阿佃赶紧离开了现场。幸亏有热心人路过，跳下河救起阿跖。第二天，阿跖看见阿佃乘坐木船离开后，他跟随搭乘了另一条木船。两兄弟一前一后回到小圩。得意忘形的阿佃，对阿榆撒了一个弥天谎言……

门外，又冲进一股猛烈的冷风。良久，阿榆看着阿跖的脸颊，口气坚定地说：“我和阿佃既没有拜堂成亲，也未曾有过洞房花烛夜，我哪儿是他的女人呢!”她仰望黑暗的窗外，忧郁地道，“这一辈子，我不会嫁人了，决不会!阿跖哥，对不起哟。”阿跖点了下头，说：“阿榆，我不会怨你。”他的目光也落在窗外，感慨地说，“或许我们兄弟俩与你这一场来往，一开始就错了呵!”

次日一大早，土匪给阿榆送来一封勒索信。信上写得清楚：他们绑架了新郎阿佃，要阿榆迅速凑足 300 块大洋进山赎人，否则撕票。阿榆长叹一声，将信递给阿跖。阿跖沉重地说：“怎么说呢，他始终是我的亲兄弟。”他千方百计凑足 150 块大洋，托人送进深山。阿跖说了一句话：“这个兄弟……我只能出半价!”

土匪收到阿跖的赎银，哭笑不得，恶狠狠踢了阿佃屁股一脚：“妈的，我们虽则干尽了坏事，可你这个兄弟……只值一半价钱罢了。哈哈，半折兄弟，我们应该叫你师傅了!”

三更半夜，被土匪释放的阿佃踉踉跄跄下山，却一头栽进崖底，恰好折断了左手左脚……

冬日烛

上世纪二十年代，冬天寒冷。因生计所迫，阿浔辞别亲人，要搭乘木船远赴南洋。刚进码头，恰见一戴着眼镜的老者慌张跑来，后面紧追士兵。士兵吵嚷：“捉住他，他是土匪！”阿浔练过武术，嫉恶如仇，一脚把老者踹倒在地。老头连呼冤枉。士兵不由分说，将老头拖起就走。阿浔心里疑惑，欲问究竟。士兵举枪对准阿浔脑袋，不准靠近。

时间流淌了三个年头。也在冬天，阿浔接到父母亲托人带来的信，说已经替他商定亲事。阿浔孝顺，乘船过海，千里迢迢从南洋返回邑县。阿浔与女子相会了。女子害羞地低下头。虽是大冷天，阿浔心里却是热的，还隐隐约约生出疑问：女子似曾相识哩！片刻，他笑了。怎么会呢，大概在梦里头见过吧？父母亲见阿浔满面含笑，明白儿子喜欢女子了。她对女子说：“阿灼闺女，你说呢？”叫阿灼的女子脸色通红，小声地说：“大妈，我说过了，您……您替我做主……”

说来就在三年前，即阿浔赶赴南洋之后不久的一个深夜，阿浔家的木门被人敲响了。门外，有女子惊慌失措呼救：“救……救……我……”阿浔的父母亲手忙脚乱将女子扶进家里。女子二十来岁，她诉说家在百里的外乡。土匪祸患，她全家不幸惨死土匪手上。她被土匪掳进深山，受尽折磨。早些天，她寻找机会逃离虎口。阿灼哀求两老收留，她宁愿做牛做马。阿灼勤快，对待两老俨然父母亲。两老欢喜不尽，把她当作女儿了。日子一长，老人发觉，阿灼知书识礼，显然并非一般人家的女子。阿灼很快解开了老人的疑团，说她父亲从前在乡下教书，不仅仅教会了她识字，更教会了她做人的道理。两老信任阿灼，问她愿不愿意作他们家媳妇？阿灼说：“你们把我当作女儿了，这事你们替我做主。”……

晚上，贺喜的人群逐渐散去了。红烛下的新娘阿灼一直没有抬头。新郎阿

寻喜洋洋地走近，伸手欲揭开红头巾，却神色一变。他分明看到一柄匕首快速刺来。阿浔警醒一退，匕首划出一道冷光。红头巾，飘落在地了。阿浔吃惊不小：“你……你干嘛杀我？”阿灼双眼泛满了仇恨：“我是被你害死的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匕首，再次向阿浔乱刺乱划。阿浔莫名其妙：“你说什么哟，我什么时候害死你父亲了？！”阿灼眸子闪烁火苗：“你……你在码头踢倒了我父亲……”阿浔恍然大悟：“士兵说那老头是土匪……”阿灼悲愤交加：“你才是土匪！我父亲是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

阿浔吃惊之余，霎时给阿灼的匕首插入左肩膀。他一腾手，将阿灼擒拿过来。阿灼挣扎：“混蛋，我杀不了你，你就杀了我吧，反正我父亲已死在你手上了！”

原来，阿灼的父亲与阿浔一样，是见义勇为的人。有次目睹有权有势的土豪强暴民女，他毫不迟疑救出民女。土豪心生杀机，收买兵痞。兵痞见钱眼开，诬陷教书先生是土匪。教书先生逼不得已逃亡。途中，被不问情由的阿浔踢倒了。后来，教书先生给枪毙了。阿灼拾到父亲遗留在码头的眼镜。她打听到阿浔的家，然后伺机进了他家里。阿灼等待阿浔返乡的一天，她要报仇雪恨！

良久，阿浔沉重地吁出一口气，轻轻松开阿灼。他闭紧眼睛说：“我无意伤害了你父亲，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父亲……”阿灼突然看见阿浔勇气尽失的跪在面前，一下子，她沉默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阿灼死死盯住阿浔流血的肩膀，喃喃说：“我……杀了你……你不后悔？……”

阿浔深深埋下脑袋：“我还敢后悔吗？我求求你，这事与我父母亲无关，不要伤害他们……”

冷风，陡地大了，红烛暗淡了。阿灼的泪水大滴大滴：“我父母亲先后辞世了，而你父母亲疼我爱我犹如女儿，我……好像重新找回了父母亲。”她抹了一把脸，心酸地说，“在这一段日子里，我想过了，如果伤害你，我岂不是再次失去父母亲了吗？”阿浔苦笑着说：“我们……我们不要惊扰两位老人了，好吗？”他打量漆黑一团的窗外，“夜深了，你好好睡一觉，你睡床铺，我睡地下……”

阿灼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她弯腰拾起红头巾，小心翼翼铺在床上。

阿浔不再说什么。他忍住痛楚，倚仗墙壁昏昏欲睡。醒来之后，冬日的红烛早被寒风吹熄了，阿灼亦不知去向……

飞跃的火焰

邑城二十里外，有村子盛誉村。村前河边，有一幢兴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碉楼。当年碉楼主要防备土匪。土匪被剿灭后，碉楼近乎荒废。村人也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好景不长，日本人来了。

阿矾二十出头，担任盛誉村守护碉楼的自卫队长。这些年来，阿矾将长枪挂在墙头，下地回来后，依然爱不释手地擦拭长枪。守护碉楼的自卫队员共七人，各人保管的长枪全由旅外乡亲捐款购买。几大箱未曾拆封的子弹及手榴弹，完好无损放在碉楼。村长三令五申，不得向外人泄露碉楼的半点秘密。这天，一群端着长枪的日本人渡过河闯入村子。翻译官叽里咕噜说日本人是朋友，要村人交出所有枪支弹药，不然按抗日游击队罪名论处。有村人骂了一句：“混账，汉奸！”一个日本士兵虽听不懂村人说什么，仍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捅去。翻译官恶毒地说：“明天不交出枪支弹药，这捅死的村人就是榜样！”

阿矾看着倒在血泊的村人，气得眼睛充血。埋葬村人后，阿矾对村长说：“我们的枪支弹药，是旅外乡亲捐款购买回来保护村人平安的，绝对不能交给日本人。”村长叹息：“你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带着枪支弹药四处躲藏吧？”阿矾难受地说：“躲藏一两天可以，长久就不能了。”村长无计可施地说：“日本人不是害怕游击队吗？我们找游击队去，狠揍狗日的一顿！”阿矾眉头一锁：“现在要找游击队也不容易。”村长不耐烦：“这不行那不行，难道最终要将枪支弹药交给日本人？”阿矾沉吟稍许，说：“我们七个人七条枪，还有几大箱子子弹及手榴弹。日本人不过十多人罢了，我们能够打土匪，也能揍得日本人人仰马翻。”村长仍犹豫不决地说：“日本人比土匪凶残多了。”阿矾态度坚决：“日本人与土匪都是天杀的坏蛋。日本人应该尝尝我们自卫队的厉害！”村长说不过阿矾，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当晚，父老乡亲借助夜色掩护，或躲藏深山或暂住亲戚家。三更半夜，阿矾召集自卫队员，同仇敌忾要与日本人大干一场。